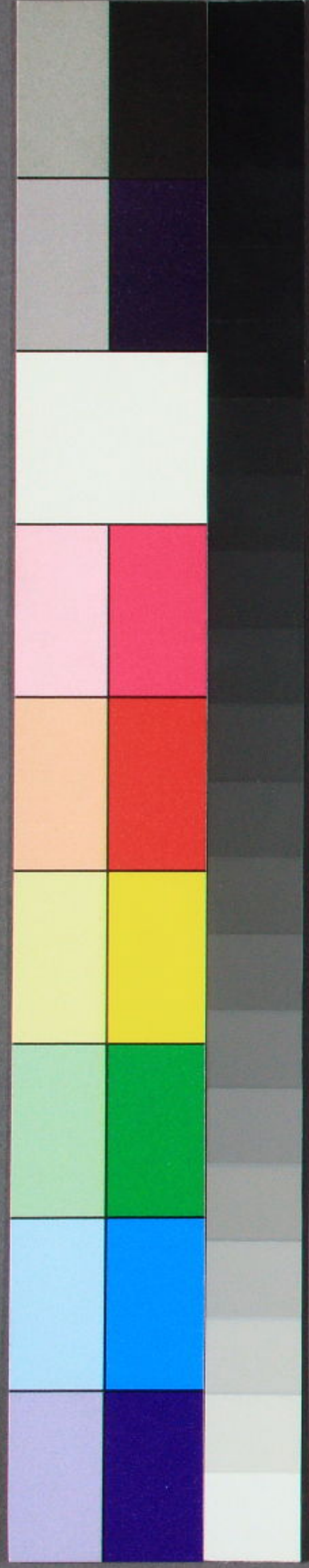


論語私註  
自註

口仁12  
1676  
2

早稻田大學附屬  
圖書館  
寄第 一  
第 一 號  
第 一 卷  
此書館外不許帶出





DC 12  
1676  
2



論語私考卷第三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

以其子妻之妻七及下

七十二弟子解曰公冶長魯人字子長孔安國

曰縲黑索也紲繫也所以拘罪人也邢曷曰

納女於人曰妻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

土佐 山本鸞撰





其兄之子妻之

細反七

七十二弟子解曰南宮縚魯人字子容朱熹曰  
又名适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王肅曰不廢言  
見任用也皇侃曰昔時講說好評公治南宮德  
有優劣故有已女兄女之異侃謂一人無勝負  
也卷舒隨世乃得有起而枉濫獲罪聖人猶  
然亦不得以公治爲劣也以已女妻公治兄女  
妻南宮者非謂其輕重政是當其年相稱而  
嫁事非一時在次耳則可無意其間也太宰純曰

注疏本連上章爲一章朱熹依之今從古本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焉於反

七十二弟子解曰必不齊魯人字子賤包咸曰若  
人者若此人也程頤曰斯助語鸞曰言子賤若此  
君子而魯無君子者何有知子賤之德以取用之  
者乎孔子之言在未仕之先與在既仕之後與今  
不可考假令在仕之後亦不過治單父也此稱子  
賤之德而病無舉用之者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噐也曰何噐也曰瑚



璉也

汝女音

孔安國曰汝器也言汝是器用之人包咸曰瑚璉者黍稷之器也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之器貴者也太宰純曰瑚璉者宗廟之貴器宗廟者行大禮出大政之所也人臣唯為卿相者得上廟堂然則子貢其卿相之材也與此章與君子不器章語意自別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入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也焉用佞

焉於虔反下同於入之人皇本作氏皇

本其仁下有也字從之

邢昺曰佞口才也孔安國曰屢數也佞人口辭捷給數為人所憎也朱熹曰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變焉曰仁有一德之仁有一事之仁若此章以成德全備言之故孔子不與其仁也後凡言不知其仁者放此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說音悅

七十二弟子解曰漆雕開蔡人字子若菽生茂卿曰吾學之可以從政吾自信之而後可以仕開未



自信故云爾孔子之勸仕以其材可以從政也孔子之說之以其志大而不欲小試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也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皇本與上有也字從之與

音餘好  
呼報之

馬融曰桴編竹木也大者曰棧小者曰桴孔安國曰子路聞之喜喜與已俱行也鄭玄曰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也無所取材者言無所取桴材也以子路不解微言政戲之耳陸德明曰過

字絕句鸞曰孔子傷時之心不能自己非顯言可以盡之假曰浮于海以發其微意而子路勇者為孔門禦侮之人故與之耳子路不解微言故以我無所取材戲之若實然則豈無所取材乎此所以使子路知前言亦戲言而微意在其中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



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魯論賦作傳

孔安國曰賦兵賦子室之邑卿大夫之邑也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卿大夫百乘宰家臣朱熹曰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索兵賦是也七十二弟子解曰公西赤魯人字子華馬融曰公西華有容儀可使為行人鸞曰不知也者與仲弓不知其仁同說見前章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

與女弗如也

女魯汝下同吾與女弗如也論衡作吾與汝俱不如也下女陸本作爾

孔安國曰愈猶勝也邢昺曰望謂此視也弗者不之深也荻生茂鄉曰孔子既喜子貢自知之明又自言已亦不如亦使爾多財吾為爾宰之意聖人好賢之誠也太宰純曰知十知二姑以數目喻其不及之遠耳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寢七在反論衡宰予



作宰我漢書董仲舒傳朽上有腐字  
皇本陸本皆朽作坊史記同與音餘

菽生茂卿曰晝寢者晝居內寢也孔子嘗適季氏  
康子晝居內寢孔子問其所疾禮君子不有大故  
則不宿於外非致齋也非疾也則不晝處內今宰  
我無故晝寢其不善有不可言者故孔子深貴之  
惟於季孫則問其疾於宰予則貴之者予親故也  
包咸曰朽腐也雕雕琢刻畫也王肅曰坊墁也二  
者喻錘施功猶不成也皇侃曰坊謂坊墁之使之  
平泥也孔安國曰誅貴也今我當何責於女乎深

責之辭也改是者始聽言信行今更察言觀行發  
於宰我之晝寢也朱熹曰宰我能言而行不逮故  
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太  
宰純曰下子曰非必衍文乃更端之辭再聽其  
言而信其行聽亦有信受之意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甲楨子曰楨也愆焉得

剛焉於  
虔反

菽生茂卿曰剛與柔對以其質果烈言之孔安國  
曰愆多情慾也太宰純曰不撓者剛愆者亢嗜好



之甚者皆是也非惟聲色財利之慾慾能撓剛  
故慾則不剛包咸曰申棖魯人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  
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馬融曰加陵也孔安國曰非爾所及也言不能止  
人使不加非義於己也邢昺曰爾女也荻生茂鄉  
曰言人以非義之事加諸也是己心之所不欲也  
吾則欲使其人無加非義之事於他人也自彼視  
己已亦他人故孔安國變人爲己明其義耳本文

入我相對而下吾字不對人而言其所以變文可  
以見已鸞曰上人字陵人之人也下人字已與他  
人見陵於人之人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惟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

皇本章未有  
已矣二字

大宰純曰文章謂詩書禮樂也孔安國曰性者人  
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利貞之道深微故不  
可得而聞也鸞曰可得而聞也聞而得於我也不  
可得而聞也雖聞難得於我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孔安國曰前所聞未能及得行故恐後有聞而不  
竝行也鸞曰有聞者聞孔子說先王之道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  
恥下問是以謂之文

孔安國曰孔文子衛大夫孔圉也文謚也敏者識  
之疾也下問問凡在己下者也邢昺曰案謚法勤  
學好問曰文蘇軾曰孔文子使大叔疾出其妻而  
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婦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

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第遺室  
孔姑其爲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  
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爲文  
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  
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孔安國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人敬之

皇本而下有  
人字從之

周生烈曰齊大夫晏安姓平謚也名嬰皇侃曰此善



交之驗也凡人交易絕而平仲交久而人愈敬之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何如其知也

知音

包咸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文謚也蔡國君之守龜也出蔡地因以為名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節者桷也刻鏤為山也稅者梁上楹也畫為藻文言其奢侈也皇侃曰居猶畜也孔安國曰非時人謂之為知也太宰純曰禮器云諸侯以龜為寶又云家不寶龜卿大夫稱家文仲居蔡所以為僭

也明堂位云山節藻稅天子之廟飾也然則文仲山節藻稅亦僭也非徒奢侈也菽生茂卿曰居蔡與山節藻稅二事而皆僭也古者著龜皆藏諸宗廟別無藏龜之室故知山節藻稅非藏龜之室也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違之何如子曰清



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焉於友及下同魯論崔子作高子下同皇本他邦則

下有又字一邦上有至字

孔安國曰令尹子文楚大夫姓鬬名於菟崔杼作亂陳文子惡之捐四匹馬違而去之辟惡逆去無道未有道當春秋時臣陵其君皆如崔子無可者也朱熹曰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匹也違去也李充曰子曰忠矣者進無喜色退無怨色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忠臣

之至也鸞曰令尹子文之忠即仁也陳文子之清亦仁也然一德之仁耳子張曰仁矣乎此以仁者問之也專曰仁則成德全備之稱而非二子之所及故孔子不許之前章不知其仁亦同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思斯可矣

皇本再下有思

字從

鄭玄曰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也文謚也蔡清曰三思者謂所思已審而復展轉思之無已非謂三次思量為三思也鸞曰季文子雖有賢名行事



多闕人過稱之三思而後行子聞之不信曰文  
子若能再思則斯可矣再思且不可信惡能意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  
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知音

馬融曰衛大夫甯俞也武謚也孔安國曰佯愚似  
實故曰不可及也太宰純曰武子仕衛當成公  
之時邦有道謂國家無事也知者言其知可見也邦  
無道謂國家多難也愚者周旋如愚也其知可  
及者處順易也其愚不可及者處逆難也詩云既明

且哲以保其身甯子有焉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  
章不知所以裁之也與音餘皇本章  
未有也字從之

孔安國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曰吾黨之  
小子狂者進取於大道妄穿鑿以成文章不知  
所以裁制我當歸以裁制之耳遂歸邢昺曰與語  
辭斐然文章貌朱熹曰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  
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  
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



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也  
大宰純曰斐然成章者禮樂之習文采有餘也  
所少其人不知所以裁之故  
夫子欲爲裁之夫子之所以裁之者何曰義也義也者非他也先王之道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孔安國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孤竹國名也菽生茂鄉曰念念不忘也怨者夷齊之怨也鸞曰夷齊之介不能容人之惡而棄國隱首陽遂至餓死從世人見其跡則所怨者多矣然其所以惡人

之惡亦其心欲求仁得仁耳故所遇而惡之不挾私意於其際以念人之舊惡於後日是以自怨少矣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人乞醯焉乞諸其鄰而

與之

戰國策漢書皆微生作尾生皇本或下有人字從之

孔安國曰微生姓也名高魯人也乞之四鄰以應求者用意委曲非爲直人也邢曷曰孰誰也醯醋也諸之也鸞曰微生之爲人也蓋非有道之直者悻悻自好行小道之人世或稱其直故孔子舉乞



醜之事以明小事亦不直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然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足如字

孔安國曰足恭便辟之貌也左丘明魯大史也匿然而友其人心內相怨而外詐親也荻生茂卿曰孔安國云足恭便辟貌其人去孔子時不甚遠必有所受足讀如字而不必深求其義可也此章意左丘明質直好義孔子美之其曰丘亦恥之者亦吾與女不如願爲之宰意聖人好賢之誠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

少者懷之

張如字

皇侃曰季路卽子路也次第是季邢昺曰鼻在尊旁白侍盍何不也爾女也誇功曰伐古者稱師曰子孔安國曰憾恨也無伐善無施勞不自稱己之善不以勞事置施於人朱熹曰敝壞也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荻生茂卿曰



衣如字太宰純曰輕裘危裘以輕爲貴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包咸曰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者也邢

昺曰已終也言將終不復見故云已矣乎朱熹曰內

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兵者焉不如丘之好學

也

皇本學下有者字也下有已字

朱熹曰十室小邑也菽生茂卿曰必懸斷詞繼焉曰

忠信者性行之善而德之本也然學則能成其

德不學則不免爲鄉人而已世人多不好學故

孔子勸人學曰雖小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雖

然無如丘之好學者也此孔子生知而以好學

自處又以勉人之辭也

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

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大音秦

朱熹曰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子桑伯子魯人胡



寅以爲疑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簡者不煩  
之謂鄭玄曰子桑伯子秦大夫孔安國曰子曰可也  
簡以其能簡故曰可也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  
不亦可乎居身敬肅臨下寬略則可荻生茂卿曰  
可也一句簡一句可卽可使南面之可簡因言其所  
以可太宰純曰居敬而行簡與周語居儉勤敬  
句法同行下孟反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卽書所謂  
臨下以簡也君人如是可以南面故曰不亦可乎  
若居簡而行亦簡是過於簡故曰無乃大簡

乎大謂過甚也大簡則不可也此段仲弓因夫子  
之言陳已所見而未正於夫子也然者是之辭也  
鸞曰仲弓有人君之度今不能詳之若子桑  
伯子之簡書曰臨下以簡簡卽人君臨下之度也  
孔子許南面於二子者蓋取其所長有近似者  
以假品目之耳非謂二子實有人君之德也聖  
人不沒人善不求備於一人可以見已

哀公問曰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  
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



亡未聞好學者也

皇本問下有曰字從之好呼報反下同

何晏曰遷者移也朱熹曰怒於甲者不移於乙菽生茂卿曰貳如貳膳之貳重也過而不改又從文之是謂重過太宰純曰顏子之好學猶劉伶之嗜酒也天下之嗜酒者衆矣千古獨稱劉伶何也以其但樂此不知他也顏子之於學亦然如所謂簞食瓢飲在陋巷而不改其樂非以所好在茲乎彼其樂道天下凡事之可樂者無易之故能然也夫子所謂顏回好學者意實在此不遷怒不貳過二

者顏淵操行之善雖是好學之效然非必此二者而後謂之好學夫子所以答哀公有顏回者好學一句足矣不遷怒不貳過二句夫子因稱顏子好學遂言其平日操行之善如此亡者不在也子萃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金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乘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使所更反衣於既反朱熹曰使為孔子使也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馬融曰六斗



四升曰釜十六斛曰秉五秉合爲八十斛包咸曰  
十六斗曰庾鄭玄曰君子周急不繼富者非冉有  
與之太多也金履祥曰請粟與秉皆出冉子則是  
其時爲夫子宰財者冉子也菽生茂鄉曰釜當日  
本今五升七合四勺八抄有奇庾當一斗四升三  
合七勺一抄有奇秉當一石四斗三升七合一勺  
八抄有奇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  
里鄉黨乎

太宰純曰此自一章以與上章相類故記者載之  
於此也古注本爲別章是也七十二弟子解曰原  
憲宋人字子思包咸曰孔子爲魯司寇以原憲  
爲家邑宰也孔安國曰九百九百斗也辭辭讓不  
受也子曰毋者祿法所當受無以讓也袁黃曰辭  
非不受祿也辭其多也邢昺曰毋禁辭也鄭玄曰五  
家爲鄰五鄰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  
黨朱熹曰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  
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  
舍諸

何晏曰犁雜文也騂赤色角者角周正中犧牲也  
雖欲以所其生犂而不用山川肯舍之乎言父  
雖不善不害於其子之美也朱熹曰周人尚赤  
牲用騂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此論仲  
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小爾雅曰諸之乎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  
而已矣

菽生茂鄉曰回也猶言參乎呼其名而告之也不  
違仁卽依於仁也日月至焉猶言日就月將也  
至如知至仁至之至巒焉曰三月者僅終一時假設而  
言不甚入也其餘者三月之餘謂三月之後也此  
章言凡人終三月之間其心苟能依先王之仁道  
以學之至其餘日則日至月至仁道自然來集成  
仁德而已矣按仁統名也總衆德先王之道卽仁  
道也學以得於我卽仁德也孔子所以誨人者仁  
而已矣仁不遠始於孝弟故孔子曰爲仁由己而



由人乎哉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  
見力不足者又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又  
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  
本與皆所以用仁之易爲學而易得也雖然徒從  
學於外而其心不依仁則終身不能得之故語顏  
子以此亦所以誨學仁道者其心依仁而後易成  
仁德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  
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

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

有

與音餘下同皇本曰賜也  
達曰求也藝上皆有子字

包咸曰果謂果敢決斷也孔安國曰達謂通於物  
理也藝謂多才能也邢昺曰何有不難也菽生茂  
卿曰從政者士之事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

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一本無吾字鄭  
本無則吾二字

七十二弟子解曰閔損魯人字子騫孔安國曰費  
季氏邑也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畔聞閔子騫



賢故欲用之不欲為季氏宰詔使者曰善為我  
作辭說令不復召我也復我者重來召我也去之汶  
水上欲北如齊也邢昺曰復重也朱熹曰汶水名  
在齊南魯北境上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牛曰亡之命矣天斯人  
也而有斯疾也斯人而有斯疾也

七十二弟子解曰丹耕魯人字伯牛孔安國曰亡  
喪也包咸曰牛有惡疾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再  
言之者痛惜之甚也朱熹曰命謂天命言此

人不應有此疾而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太宰純  
曰伯牛以惡疾廢雖不死猶死孔子惜之故曰亡之也  
斯人也者謂伯牛有德行也斯疾謂惡疾也言有  
德行者不宜有惡疾而有之是乃天命也已鸞  
曰惡疾不淨故不敢延孔子於同坐隔牖見之孔  
子親之不憚穢以執其牛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  
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食音嗣  
樂音洛

孔安國曰簞笥也瓢瓠也顏淵樂道雖簞食在



陋巷不改其所樂也邢昺曰簞竹器食飯也鸞鳥曰  
人不堪其憂者他人居顏淵之貧則不堪憂其患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  
中道而廢今女畫說音悅  
女音汝  
孔安國曰畫止也力不足者當中道而廢今女自  
止耳菽生茂卿曰中道道中也朱熹曰畫者如畫  
地以自限也太宰純曰戰國策云兔極於前大廢  
於後即此廢字中道而廢者斃而後已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女音汝  
本無作冉

朱熹曰儒學者之稱太宰純曰鈞是學者也其  
所志所行有大小之殊焉是以其歸有君子  
小人之分也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矣哉曰有澹臺滅  
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女音  
汝朱

本耳作爾今從皇本及石經皇本字  
下有哉字從之皇本澹作澹

包咸曰武城魯下邑也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  
於偃之室也言公且方也孔安國曰焉耳矣哉  
皆辭也七十二弟子解曰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



羽朱熹曰徑路之小而捷者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殿都練反

孔安國曰魯大夫孟之側也與齊戰軍大敗不伐者不自伐其功也馬融曰殿在後者也前曰啟後曰殿孟子反賢而有勇軍大奔獨在後為殿人迎功之不欲獨有其名故曰我非敢在後拒敵也馬不能前進耳邢昺曰策極也朱熹曰奔敗走也事在哀公十一年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孔安國曰祝鮀衛大夫子魚也佞口才也宋朝宋國之美人也杜預曰朝宋公子朱熹曰祝宋廟之官鸞曰言在今之世兼口才美色者可以免也然不有祝鮀之佞而唯有宋朝之美者難免也此孔子所以歎世之衰也免者謂免於形戮也子曰誰能出不由戶者何莫由斯道也皇本戶下有者字從之孔安國曰言人之立身成功當由道譬猶人出入



要當從戶朱熹曰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包咸曰野如野人言鄙畧也史者文多而質少彬彬文質相半之貌也荻生茂卿曰史掌文書故朝廷制度朝會聘問儀節莫不通曉而德行不必皆有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人之皇本  
爲之字

韓愈曰直當作德字之誤也言人生稟天地大德罔無也若無其德免於咎者尠矣荻生茂卿曰免免於刑戮也太宰純曰幸而免言固當不免而免者幸也鸞曰古書德作惠故誤之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好呼報反  
樂音洛

尹焞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栻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王肅曰上謂上知之所知也兩舉中人以其可  
上可下朱熹曰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  
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躡等之弊  
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  
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反皇本曰仁者  
上有子字

知音智  
遠于萬

太宰純曰民之義先王之制民之所當行也民猶

人也包咸曰敬鬼神而不黷也孔安國曰先勞  
若乃後得功此所以爲仁也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

樂仁者壽

知音智樂三  
字皆音洛

邢昺曰初明知仁之性次明知仁之用三明知仁  
之功鸞曰樂三字皆音洛此章形容知仁之  
德云爾非知者必樂水仁者必樂山也

子曰齊魯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包咸曰言齊魯有太公周公之餘化太公大賢



周公聖人今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興之齊  
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鸞曰孔子惜無興國  
君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說文曰觚鄉飲酒之爵也馬融曰禮器也王肅曰當  
時沈湎于酒故曰觚不觚言不知禮也何晏曰觚  
哉觚哉言非觚也太宰純曰此章夫子譏時人徒用  
禮器而不知其禮言用觚飲酒而無獻酬之禮惡在其為  
觚也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  
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皇本有仁下有者字  
從之也作從之與

荻生茂卿曰井有仁焉者假設以言艱險之中有  
可為仁之事也邢昺曰然如是也包咸曰逝往也  
朱熹曰陷謂陷之於井欺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  
暗之以理之所無鸞曰從之者謂自投下於井也  
可逝者謂使之往井也此宰我慮仁者之急  
於為仁或陷于憂患故問之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鄭玄曰弗畔不違道也荻生茂卿曰文者詩書禮樂也禮卽詩書禮樂之禮也太宰純曰學文欲博所以廣知識宏規模也約之以禮者禮爲範圍言約身實于禮法之內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失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說音悅皇本厭作歷

孔叢子曰古者大饗夫人與焉於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孔安國曰南子衛靈公夫人也矢誓也繆播曰

否不也邢昺曰厭棄也再言之者重其誓欲使信之也朱熹曰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齋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禮其見南子必有可見之禮子路不知之故不說也孔子何不告子路以其實而以誓豈有不可告之事乎將慮其不信以誓之乎必有故子載之下不可以臆斷之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鮮反

何晏曰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世亂先王之道廢民鮮能行此道久矣非適今荻生茂卿曰周禮



春官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然則中庸者樂德也周衰禮樂之教廢故孔子歎之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者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言可謂仁之方也已

皇本有作能衆下有者字從之

孔安國曰若能廣施恩惠濟民於患艱堯舜至聖猶病其難也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更爲子貢說仁者之行也方道也但能近取譬於

已皆恕已所欲而施之於人也朱熹曰何事於仁言此何止於仁方術也小爾雅曰諸之乎也太宰純曰仁以德言聖則兼位也病猶憂也立謂立于世也達窮達之達也譬比方也鸞曰博施於民而能濟衆者安民之仁而仁之極功也非聖德在位者則不能與於此非子貢所及也故下說爲仁之術以子貢所及者告之



論語私考卷第四

土佐 山本齋 撰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好呼報反

樂記曰作者謂之聖述者謂之明包咸曰老彭

殷賢大夫也朱熹曰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

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荻

生茂卿曰老彭者老而有德行故以老見稱于時

猶稱老聃老萊子也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者此乃



老彭之行而當時之人稱之云爾鸞曰恐老彭殷時之魯人不然則封魯之境內故孔子我之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太宰純曰默不言也識知也此章孔子責門弟子之善也言如能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則何有於夫子也鸞曰孔子言學者當若此非我所與知在自勉之耳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

改是吾憂也

皇本脩講徙改下皆有也字

蒧生茂卿曰此孔子憂門弟子之或如是也

子之燕居申之如也夭之如也

鄭本燕作宴

鄭玄曰退朝而處曰燕居馬融曰申申天天和舒之貌也邢昺曰如者如此義也蒧生茂卿曰申申天天居不容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也

復扶又反皇本

章未有也字從之

孔安國曰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也明盛之時夢見周公欲行其道也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皇本游作遊石經同

荻生茂卿曰道者先王之道也據如據地而作據城而戰之據朱熹曰依者不違之謂何晏曰藝六藝也太宰純曰游與遊通優游也即學記遊焉之遊鸞曰志於道者志於先王之道而無他心也據德者據於先王之德而行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也依於仁者依於先王之仁而不違離也游於藝者遊息於六藝也按先王之道即仁也學以有得於身曰之德德亦仁也但德有大德有小德萬品

而不同仁則德衆善道德大成之稱也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魯論誨作悔

孔安國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也邢昺曰案書傳言束脩者多矣皆謂十疋脯也荻生茂卿曰束脩者始見之贄也奉禮以見從此以往未嘗無誨也鸞曰曲禮聞來學子不聞往教且不自志學者雖聖人不能誨之蓋孔子以誨人為己任故苟以禮來見之後無不誨之者也以上猶言以往也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而示之不以三隅  
反則吾不復也

皇本有而示之三字石經同皇本  
則下有者字皆從之皇本無也字

鄭玄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  
後啓發爲之說也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  
一隅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復重教之也朱熹  
曰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  
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  
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  
菽生茂卿曰學問之道欲其自喻故孔門之教爲爾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

歌

皇本日下  
有也字

朱熹曰臨喪哀不能甘也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  
哀未忘自不能歌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  
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  
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懼好謀  
而成者也

舍音捨夫音符與如字馮皮冰反  
字亦作憑好呼報反

孔安國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淵同



耳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以爲己有  
勇至於夫子爲三軍將亦當唯與己俱故發此問  
也暴虎徒搏也馮河徒涉也荻生茂卿曰行者行  
道於天下也藏者卷而懷之也謂知命也顏子知  
道之全故云爾朱熹曰懼謂敬其事成謂成  
其謀舍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  
外此鸞曰用之者謂君用我也舍之者君不用我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

從吾所好

鹽鐵論士作事陸德明云吾亦爲之一本作吾爲之矣

孔安國曰所好者古人之道也邢昺曰案周禮秋官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三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  
六人簇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序官去條狼氏  
下士故云執鞭賤職也鸞曰富若可求則雖賤役  
吾亦爲之以求之若不可求則從吾所好之先王  
之道而已言富貴在天有命非可求而得之者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 齊側皆反  
朱熹曰齊之爲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  
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食與



不饗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  
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  
大宰純曰慎者重之不敢輕忽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  
於斯也

皇本韶下有樂字

周生烈曰孔子在齊聞習韶樂之盛美故忽忘  
於肉味也朱熹曰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菽  
生茂卿曰三月屬上句王肅曰爲作也楊慎曰不  
意齊之爲樂至此耳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  
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人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  
而得仁又何怨乎出曰夫子不爲

陸德明云一本無將字皇本曰古上

有子字何怨下有子字從之

孔安國曰爲猶助也朱熹曰衛君出公輒也靈公  
逐其世子蒯瞶公薨而國人立蒯瞶之子輒於  
是晉納蒯瞶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瞶得  
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  
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子故子貢



不介衛君而以夷齊爲問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鄭玄曰父子爭國惡行也孔子以伯夷叔齊爲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矣鸞曰求仁而得仁謂得仁德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符晚反皇本疏作蔬食如字一音嗣樂音洛

孔安國曰疏食菜食也肱臂也朱熹曰飯食之也

疏食麤飯也鄭玄曰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己之有也鸞曰樂者樂先王之道也於我如浮雲者於我見不義而富貴者如浮雲也言彼雖偶得之如浮雲之無根忽失之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魯論易作亦

朱熹曰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



字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  
故可以無大過鸞曰疑此時孔子年四十餘未至  
五十故曰天若假我數年從今而至五十以學易  
可無大過矣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孔安國曰雅言正言也鸞曰子所雅言詩書一  
句執禮皆雅言也一句雅者與俗對謂不用土  
音也執禮者執行禮也言說詩書之時不以土  
音行禮之際亦然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  
人也發憤忘食樂以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

爾

葉舒涉及女音汝樂音洛皇  
本至下有也字

孔安國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僭稱  
公邢昺曰楚子僭王故縣尹皆僭稱公朱熹曰未得  
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  
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  
好學之篤耳鸞曰子路不對者問孔子之爲  
人故謙不敢對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好呼  
叢反

皇本以  
作而

朱熹曰敏速也謂汲汲也鄭玄曰言此者勉人學  
太宰純曰知之者知先王之道也我於先王之  
道非生而知之乃好古敏以求之而已孔子平  
日言好學言好古皆夫子自信自許之言非  
謙辭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李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

怪力亂神有與於邪而無益於教故不言也荻  
生茂卿曰語誨言也蓋謂石弟子語之使其奉  
以行諸己者也周禮有樂語戴記有合語是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

者而改之

皇本陸本蜀石經皆三入上有我字有作得石經擇上有  
我字潛夫論下而字作我則二字

太宰純曰國語云人三為衆此三人亦大槩說不  
必言與我三人蓋國事者三人以上則其中心  
有善有不善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朱熹曰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夫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包咸曰二三子謂諸弟子也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我所爲無不與爾共之者是丘之心菽生茂卿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故二三子以孔子爲隱也先王之

教禮樂不言舉行與事而示之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皆在默而識之乎爾語助辭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程頤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大宰純曰文謂博學於文也行謂約之以禮也忠信固其本也然忠信者十室之邑必有如但忠信而無文行則不免爲鄉人故孔子之教文最爲先而行次之所以爲君子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亡而為有虛而為泰難乎有恒矣亡音無

何晏曰疾世無明君蒯生茂卿曰聖人本開國  
先王之稱善人亦齊桓秦穆之倫故曰不踐迹  
謂不拘先王之舊也是有大作用者亦世不恒有  
故曰不得而見之矣善人以下異日之言以其相類故  
同居一章子曰何必行也朱熹曰恒常久之意邢昺  
曰亡無也太宰純曰作者謂之聖謂能作禮樂  
者也述者謂之明述者君子之事也虛不足也

盈有餘也約窮約也泰侈也有無盈虛以智慮才  
能技術之屬言之約泰以家道言之三為字偽為  
之為也言粗飾作其狀也允內無其實而偽為  
之者必不耐久故曰難乎有恒矣乎語辭難  
者其人之難也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孔安國曰釣者一竿釣也以繳繫釣綱者為大  
綱以橫絕流羅屬著綱也弋繳射也宿宿鳥也蒯  
生茂卿曰古者在禮士得弋釣至於綱宿則民之所



爲也君子不爲矣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識音志

太宰純曰不知者不知義也作之事也事必有義知其義而後其事可作書云以義制事朱熹曰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以備參考菽生茂卿曰孔子自謂知之次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

也

見賢  
遍反

鄭玄曰互鄉鄉名也有童子來見孔子門人怪孔子見之往猶去也人虛已自潔而來當與其進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也太宰純曰邢疏引琳云此互鄉難與言童子見八字爲一句言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非是一鄉皆難與言也按凡言保者皆謂保後日之無變菽生茂卿曰難與言者難與言道也孔安國曰教誨之道與其進不與其退怪我見此童子惡惡一何甚也朱熹曰與許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菽生茂卿曰仁遠乎哉言仁至遠也鸞曰仁之至則聖人而後可得而體之故曰遠雖然仁道近在孝弟忠恕行己之際行之卽是也唯病人不爲之耳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對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皇本曰知禮上有對字從之陸本取作娶爲于篇反

孔安國曰司敗官名陳大夫也昭公魯昭公也相助匿非曰黨魯與俱姬姓也禮同姓不昏而君取之當稱吳姬諱曰孟子也巫馬期以告者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人道弘故愛以爲過朱熹曰司敗卽司寇也昭公名稠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爲知禮故司敗以爲問而孔子答之如此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爲知禮故受以爲過而不辭七十二身解曰巫



馬施陳人字子期太宰純曰按古者女子以字配  
姓此當稱孟姬不當稱其國孔注誤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何晏曰樂其善故使重歌而自和之也朱熹曰反  
復也太宰純曰與人歌者與人共歌也善者其人  
歌之善也和者和其聲也此蓋古者聽歌學歌  
之禮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也

皇本章末有也字從之

太宰純曰方以智通雅曰閔勉閔免僨勉一也轉  
為密勿蠹沒又轉為侷莫文莫晉書爨肇論  
詰馭曰燕齊謂勉強為文莫君子之所以成德  
非勉強不可故曰文莫吾猶人也言與人同君  
子行皆有其道必躬行之豈易得乎故曰君  
子吾未之有得也非特自謙以勉人蓋其心實  
未嘗謂得之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  
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魯論正作



誠

孔安國曰吾豈敢者孔子謙不敢自名仁聖邢昺  
曰抑語辭爲猶學也荻生茂卿曰正唯絕句猶  
俗書正是也太宰純曰子華所云正唯信孔子自言  
不厭不倦也故其下遂言曰弟子不能學也言門  
人不能如夫子之不厭不倦也鸞曰聖人卽仁人  
也分言之作者謂之聖仁者有德之稱也爲之者  
學仁聖也卽謂學先王之道也孔子以勸學  
誨人自許故曰爲之不厭誨人不倦也云爾云云

也謂爲之不厭誨人不倦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  
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鄭本何本陸  
不皆無病字

孔安國曰子路失指也誅禱篇名也說文曰譎禱  
也譎譎誅同音荻生茂卿曰爾語辭如假爾  
秦筮有常之爾朱熹曰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  
曰祇鸞曰疾甚曰病子曰有諸問有此禮否也  
士喪禮曰疾病行禱五祀蓋禱祠祭祀者君子  
所以敬鬼神也孔子豈不知之乎孔子所以問



之者自知其疾之愈而不欲苟禱故反問以觀其  
意子路失孔子之指引誅以答孔子不欲破子路  
之意故曰丘之禱久矣此孔子自言其實以告之  
也祭禱者古禮之所有故孔子亦嘗不禱也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孫音遜

孔安國曰俱失之也奢不如儉奢則僭上儉則不  
及禮耳固陋也邢昺曰孫順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魯論蕩作湯

鄭玄曰坦蕩蕩寬廣貌也長戚戚多憂懼貌

也朱熹曰坦平也齋曰君子安義故坦蕩蕩小

人志利故長戚戚

子溫而厲戚而不猛恭而安

皇本子上有君字陸德明云一本厲作例

陸德明曰此章說孔子德行也太宰純曰溫言  
其色也厲言其聲也下二句皆言容貌

### 秦伯第八

子曰秦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  
得而稱焉

三如字得一作德

鄭玄曰秦伯周大王之長子次中雍次季歷大



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  
有命大王疾大伯因適吳越採藥大王歿而不  
反鸞曰泰伯之行古書殘缺不能得而詳焉  
姑摭鄭玄之說以考之三以天下讓者三以國  
讓也三者其實數有之而今不可考范甯  
輩舉其數目亦難適從焉天下者謂國也武  
王追大王王季泰伯若嗣立必當追王焉然則  
身雖不爲天子猶有天下也在孔子之時言之天下  
則周之天下泰伯之讓國卽讓此天下也論天子

之先君以國爲天下辭之宜也至德卽仁人大  
王亂兄弟之倫而泰伯不欲違大王之意讓隱  
其跡泯然不使民知所以爲仁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憊勇而無禮則  
亂直而無禮則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  
舊不遺則民不偷

王肅曰憊畏畏懼之貌也言慎而不以禮節之  
則常畏懼也邢昺曰勞謂困苦亂謂逆惡絞  
切也鄭玄曰絞急也蔡清曰勞所謂病于夏



畦也蕙所謂畏首畏尾也亂所謂犯上作亂也  
絞如證父攘羊是也包咸曰興起也君能厚於  
親屬不遺其故舊行之美者也則民皆化之  
起爲仁厚之行不偷薄也吳棫曰君子以下當  
自爲一章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啓予予詩云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夫音符

鄭玄曰啓開也曾子以爲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  
傷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詩小雅小旻篇毛萇

曰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  
冰恐陷也孔安國曰言此詩者喻已常戒慎恐有  
所毀傷也周生烈曰乃今日而後我自知免於患  
難矣小子弟子也呼之者欲使聽識其言也菽生  
茂鄉曰免謂免於刑戮也所謂保首領以沒於  
地者君子之願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  
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  
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迥信矣出辭氣斯



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馬融曰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也鄭玄曰敬子武伯之子太宰純曰曾子言者故爲敬子言非答其問也包咸曰欲戒敬子言我將死言善可用也籩豆禮器也李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慎其終始在困不撓也禽獸之將死不逞擇音唯吐窘急之聲也人若將死而不思令終之言唯哀懼而已者何以別於禽獸乎朱熹曰問之者問其疾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

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遠近並去聲邢昺曰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豆盛菹醢籩盛棗栗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朱熹曰校計校也馬融曰友謂顏淵也太宰純曰已能之而問於不能者此以藝事言多寡以聞識言有若無言在已無所校實若虛言與



人無所拒鸞曰吾友者不知果其果其顏淵乎否  
據馬融之說則顏淵沒後曾子稱之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  
而不可奪也君子與君子人也

與音餘陸本  
無下人字

孔安國曰六尺之孤謂幼少之君也寄百里之  
命者攝君之政令也鄭玄曰六尺年十五已下何晏  
曰大節安國家定社稷不可奪者不可傾奪也皇  
侃曰再言君子美之深也荻生茂卿曰周一尺當今  
曲尺七寸二分則六尺當四尺三寸二分也君子人

與君子人也反復言之所贊之仲尼燕居曰古之  
人與古之人也卽此同法與如歸與之與難辭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  
任不亦重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包咸曰弘大也毅強而能決斷也士弘毅然後能  
負重任致遠路也孔安國曰以仁爲己任重莫  
重焉死而後已遠莫遠焉荻生茂卿曰古者  
學而爲士故凡言士者誨學者之言也非謂  
士當爾而大夫否也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包咸曰興起也鸞曰詩者言人情世態諷詠以導之故興起於道也禮者先王制人之則故能立其身立者中禮而立不動移也樂者和樂油然以養德性故能成其德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菽生茂卿曰人之知有至焉有不至焉雖聖人不能強之故能使民由其教而不能使民知其所以教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好呼報反

包咸曰好勇之人而患疾已貧賤者必將為亂也孔安國曰疾惡大甚亦使其為亂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

觀也

皇本使上有設字已下有矣字

孔安國曰周公者周公且也朱熹曰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太宰純曰驕驕无也以位自高也吝吝嗇也吝於施與也言人若有才之美如周公而其或驕无或吝嗇則其餘行事皆不足觀也已矣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易以政反皇本也下有己字

鄭玄曰穀祿也太宰純曰若能三年之內所學不及穀祿者善士也不可多得也夫祿者仁者之俸也學而不仕則無以行其道特學未優而仕為不可耳至猶及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包咸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言行當常然

也危邦不入謂始欲往也亂邦不居今欲去也臣弑君子弑父亂也危者將亂之兆也朱熹曰天下舉一世而言菽生茂鄉曰信信道也篤信好學即所謂信而好古也守死於善道言窮不失義也太宰純曰篤猶深也篤信者深信古道也善道謂古道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皇本章末有也字

孔安國曰欲各專一於其職太宰純曰位謂朝廷之位謀謀議也又謀為也其政者其官政事



也蓋大夫士在朝各有其位故苟謀議其政當於其位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鄭玄曰師摯魯大師之名也始猶首也荻生茂  
卿曰亂義未詳此編謂亂樂初起也後世之  
樂有亂聲在樂之始衆管亂奏故謂之亂  
恐關雎之亂亦猶是也故曰始關雎之亂也  
史記云關雎之亂以爲風始亦其證也太宰  
純曰此夫子歎美師摯之善樂也師摯之始

關雎之亂八字一句始始之也如始條理之始  
朱熹曰洋洋美盛意

子曰枉而不直侗而不愿慳慳而不信吾不知之  
矣

孔安國曰枉者進取宜直也侗未成器之人也宜  
謹愿也言皆與常度反故我不知之也朱熹  
曰侗無知貌包咸曰慳慳慳也宜可信也蘇軾  
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此德則  
有是病有此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



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此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荻生茂卿曰孔子以教人自任故曰吾不知之矣者言不可教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鸞曰孔子見學而如不及汲汲於學者猶恐其人失之此所以勉學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與音預

何晏曰美舜禹言已不與求天下而得之也巍巍高大之稱也鸞曰舜禹之有天下也揖

讓以得之其身不與於有天下而天下自然歸之孟子所謂天與之人與之也此所以巍巍乎也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孔安國曰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也包咸曰蕩蕩廣遠之稱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識其名焉何晏曰巍巍乎其有成功功成化隆高大



巍巍也煥乎其有文章煥明也其立文章制又  
著明朱熹曰成功事業也文章禮樂法度也  
大宰純曰唯者無此類之辭竊曰發首一句十字  
贊堯之爲君其德至大其以下言所以爲大也  
言堯之德法天故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何則  
其成功巍巍乎其文章煥乎猶天之日月  
垂象萬物並行其顯然可見而化之大不  
可得而名焉故曰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  
民無能名焉章末疑脫也字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  
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  
人焉九人而已

亂一本作亂或作亂古治字陸  
本無臣字漢書才作材乎作興

孔安國曰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也唐者堯號  
也虞者舜號也際者堯舜交會之間也斯此  
也馬融曰亂治也治官者十人謂周公且昭公  
大公望旱公榮公大顛閔夭散宜生南宮适  
其一人謂文母也劉敞曰子無臣母之義蓋邑  
妻也朱熹曰九人治外邑姜治內稱孔子者上



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鸞曰予有亂臣十人周書泰誓之辭也於斯為盛者謂武王之時也言唐虞之際人才衆多自唐虞而後武王之時為盛然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陸本三作參漢書注以作猶

朱熹曰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為一章包咸曰殷紂淫亂文王為西伯而有聖德

天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范祖禹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太宰純曰韓獻子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見襄四年左傳彼但去叛國不分州地此云三分天下有其二蓋大略之言耳鸞曰此章孔子稱文王也至德即仁人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鼻宮室而盡力乎溝



洫禹吾無間然矣

朱熹曰間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  
溝洫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馬融曰  
菲薄也致孝乎鬼神祭祀豐潔也鄭玄曰黻  
是祭服之衣冕其冠也邢昺曰黻蔽膝也祭  
服謂之黻其他謂之鞞俱以韋爲之制同而  
色異孔安國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也包咸  
曰方里爲井井間有溝溝深四尺十里爲成  
成間有洫洫深八尺也



